

为什么无形的心理障碍 限制了女性的机遇

尽管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种种文化系统、教育制度公开地鼓励和训练年轻的男性与女性参与同等的职业生活。但资料表明：那种社会的、其根源深藏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的、无形的心理障碍，确实限制了女性的机遇……虽然我们已肯定并强调妇女的新的自由，但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在男性与女性角色评价上，对成功女性明确的否定态度一直大量存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中，这种观点甚至增加并且被强化了。

问题是，我们有可能克服这种在理智上已经认识到是错误的，但在感情上却摆脱不了的情绪吗？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去克服它。看来解决的办法只会是不顾你的感情折磨，隐瞒那无形的心理障碍，不理睬它。去竞争，去赢得事业的成功。一旦有足够多的妇女认识了这一点，妇女再也不会会有那种情绪了，男人也再

不会对职业妇女和她们的成功有看法，或是反感、否认了。事情真那么简单吗？

惊异的是，为什么这种恐惧和这种冲突像是被压在地毯下，或是像某些上了年纪、不受欢迎的亲戚被他们的亲人安顿在最后面的房间，以免被朋友们见到？看起来，这像是一个对“选择什么”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当一个人的选择背离了真实，并为此而抑郁不解时，似乎就更为痛苦，让我们来追踪这种“忧虑”的轨迹，在学院？在 24 岁？在走进职业生涯的 10 年中？

“我的工作总使我感到很少的妇女味儿，虽然，我的办公室里有许多拥有不同权力的职业妇女。我总是感到工作超出了我的限度，我几乎没有性欲，像一个阉人。我只知道每时每刻地发出‘指示’。当你作为一个领导人物指挥你的左右时，你感到变得男性化了。我试图少发点指示，但这会损害我对职业负责的自尊心，我也试图以甜美的，略含媚笑的方式去关照手下的人办某件事，但这同样使我觉得相当难堪。对我来说，这是经常性的冲突的根源。这种折磨使我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痛苦，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女性，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反常的人。”她现在 26 岁，曾经是主修商学和经济学的大学生。她宁愿投资于电视制作而不把资金放入银行。

“她们并不害怕某些方面的成功。她们不会害怕得到钱，不会害怕某种女性魅力的成功，不会害怕成为广告的素材。”她说，“但是我觉得她们害怕牺牲青春和个人生活，害怕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的传统的方面。”

“我发现大多数妇女开始是真诚地渴望成功的。如果她们恰巧没有得到成功。可能是因为她们正处在从大学毕业到结婚这一特殊阶段。她们开始努力工作，奋力拼搏，她们完全被任务、成功、她们自我的新形象所激励着。与此同时，她们也开始经历着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艰难平衡时期，付出了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无论怎么说 我已经经历了这一切——对于成功，我懂得了不少——当妇女接近 30 岁左右时，她们开始要求自己，来一个 180° 的大转弯。‘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成功吗？从那时开始，在办公室里，她们不再有热烈的青春时代的梦幻。她们对职业生活所带来的满足有非常强烈的追求，这种职业生活将引导她们走向未来。成功的年轻女性的注意力转向了她们的能力，献身于她们的工作。她们大多数是单身，在大部分科室中如此众多的单身妇女孤独地献身于她们的工作。在 20~30 多岁的女性中，单身女性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已婚妇女。”

“她们关于成功的定义开始发生改变。当你 33 岁还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许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社会生活时，要你把自己当作 26 岁的年轻人来理解成功，仍把事业作为生活的一切是相当困难的。即使你处在领导人的位置，人们都在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叫好，都来赞美你的才能，你对成功的定义也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的。”

“我渴望结婚、有孩子。我不能把我的一半给丈夫、孩子，另一半给我的工作。我认为这在身心上感情上是不可能承受的。走那条路，我在这两个方面都不会成功的。如果我的整个生活都只是工作 我也不会感到成功的。”

我能这样说，我理解的成功已经开始改变了。也许，我已经工作过，从我所做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以此自豪。或许，那也是我所需要的。我注意观察同一办公室的另外两个女性，一个近 40 岁，另一个稍大些，都是单身，除了她们的工作外，再没有其他个人生活。她们成为冷酷的象征，戏谑的目标。这种生活苦不堪言。但如果她们曾是幸福的或拥有了她们想要获得的生活，她们的处境就不会如此糟糕。如果我在办公室中没有一种固定的个人生活来维护我，我也能想像用不了几年人们怎样来对待我。到那时，我 36 岁了，我想得到一个丈夫和孩子。这就是在我生活的下一个段落所

理解的成功。我不知道在这个领域我是否具有获得这一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以上是一位现代女性的独白。由于她的年龄，她曾接受了大量的，几乎是“入木三分”的有关传统女性角色的危险性和成功的重要性的灌输和熏陶。然而，她说的那些话让人感到她好象与世隔绝，还处在 10 年甚至 20 年以前。另一位妇女比她大 14 岁 随声附和着她的话。她是一个成功的广告商，她拥有自己的业务公司。她已结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认为妇女极为害怕成功，特别是单身妇女。做一个单身的成功妇女是非常艰难的。与数年前相比，这种艰难性丝毫没有减少。因为我是单身，在晚会上，我只会虚假地问候男人。我将不会告诉他们我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我害怕一旦告诉了实情，他们就会敬而远之，离我而去 我就是这样胡思乱想 你看有多傻。”

“对于妇女，成功意味着牺牲。你不能尽女人的责任，甚至要有一个全力支持你的男人成天围着你转。成功的妇女陷入了作茧自缚。她们设计了目标、设计了自我，设计了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模式。但又使生活步入了困境。男人没有这种设计照样可以获得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统一。他们没有那种被撕裂成两半的感觉。这是男性与女性相比，极为不同的差别。”

“当我结婚的时候已 32 岁，我确实想要孩子。我意识到自己是‘而立’之人了，最好在事业上做点什么。妇女确实有一个生物钟来回摆动。30 岁时，妇女处在一个转折点，有些妇女在她们开始要面对这个转折点时 已是 30 大几的人了。到那时，她们几乎错过了时间。如果没有做出什么事业，她们以后就会为极度沮丧所笼罩。我有几位年龄相仿的朋友，为了她们的完全成功，为了她们面临和倾注的所有职业目标，其心境是如此的孤独和压抑。现在，她们不认为这些目标是体现她们自身价值的道路。”

“我认为离开家庭，步入社会生活，争得一种生活权利，这一出发点，对于妇女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 35~40 岁首先不得不出去工作的妇女又是一个极度的损伤。尽管这样，妇女呆在家里，依赖男人生活的古老的传统角色并不是妇女所向往的生活道路。”

“但是，我已经从现在的许多问题中悟出了一件事，那就是传统角色有某种值得肯定的基点。我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确实难以与男人竞争。在我的工作圈子中，现在有个竞争对手，是个男性。他每天从早上 7 点开始上班，至少工作到晚上 10 点，我做不到。我没有与工作岗位上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同等自由。我承认这个现实，只能尽我所能最大限度地去把握它。当然，也许你会认为这将是愚蠢的伪装，我本来有时间和自由像一个男人所做的那样，为我的企业奉献我自己。但几乎没有妇女真正想这样做。”

莎莎是一个单身律师，一个在名牌大学和法学院获得双学位的毕业生。在 30 岁时，她为一项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做法律顾问。她口才过人，富有吸引力。长发披肩，动人的黑眼睛，表现出演员般的、引人注目的风采。

“通过某个经历——我不再确信职业生活所导致的结果是成功。妇女为之兴奋的情感不同于其他任何男人，尤其不同于较少成功或根本不工作的其他妇女。我有自己的工作，它是个很好的职业，我幸慰于它，但是我现在却不能自由地与别人约会。作为一种代价，我越来越全力地倾注于我的工作，在工作中萌发了强烈的自尊意识。这使我越来越艰难地面对社会上的竞争，我竭尽全力，试图与男人较量。”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个人生活的弦绷得太紧，因为我们有如此强烈的双重期望。你最好是个成功的妇女，但同时，你又有一个如意郎君，你要为家庭挣来吃的、穿的，你也要为家庭‘挣’来一个男人。为此，你走进了进退两难的峡谷，你被精神分裂的反常心境所

困扰，处在神经质般的生活中。你把两方面看得同等重要，表现出同时实现两者的强烈欲求，你又没有能力同时驾驭它们。”

“它们不应相互排斥，没有必要把它们搞得相互对立。我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两者很可能是相互排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她不属于争强好胜、咄咄逼人的类型。既没有穿牛津鞋，也没有把一头浓发梳成发髻，并且不戴茶色墨镜。而现在，仿佛看上去就是这副令人可畏的样子，像一张标准的具有学者气派的女性肖像。尽管在镜子中，她是个线条优美、服装入时、富有魅力、充满高雅学者气质的十足的新女性。可是在心灵深处这个形象恰恰是一个非女性的，缺乏吸引力的。她承受着老处女那种极度的心理冲突，欲求摆脱尘世。

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对 女同事更感兴趣

妇女经常谈到的观点之一就是，办公室里的其他女性，要比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个人生活的形象更感兴趣。这里好像有某种可怕的竞争继续着——并不是职业竞争，而是个人生活的竞争。谁离开办公室后生活得更好；谁去赴约，谁不去；谁和某人共同生活，谁不能；谁已结婚，谁不能。这几乎有点像高等学府流行的竞争，受青睐的女孩在失意的女孩面前自我夸耀，问对方是否有舞伴，回答当然是“没有”。让我们来思考这一事实，一个女性在 26 岁年龄时，对她来说，已没有金色的光环，会即刻改变这种状况。她们是奚落、怜悯、同行们开玩笑的有价值的目标。

这种伤害或攻击是难以忍受的。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去反驳，客观的、理性的，那都无济于事。它使你步入了如此复杂的，难以说清的境地，深深地触及了作为一个女性，一个职业

人员自身的某种隐痛。在某种骤然到来的狭道上，它几乎取代了一切。

一连串的性折磨存在于工作中。这里有许多事实。比如，你的上司有事无事地找你，给你种种暗示；隔壁办公室的小伙子，试图与你有不正当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情敲诈的形式，使单身妇女在市场竞争中经受着一种伤害。我经常从妇女和男人那儿耳闻目睹这一事实。办公室的其他单身妇女的状况是如此的糟糕，某些评论是如此粗劣，它们都使我的血液变得凝固了。

这些评论用的是讥讽的口气，你很难对付它们。妇女所能做的，似乎只有绝对否定自己想结婚的任何欲望。什么？我？结婚？从来没有考虑——它将占据我的时间，或与我那成堆的杂志争夺空间，或影响我在今年将对明星进行的第六次、第七次辉煌的采访。谁需要爱？谁需要约束？谁需要结婚？我们需要的就是工作。

是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奋斗多年后，对于奖励、认可、钱、权力、成功也逐渐增长了恐惧。实际上，她们中的任何人除了孤独一无所有。

安娅是个律师，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她曾是个学业出色的学生。

“当我作为一名妇女，一个律师，尤其是一个妇女律师，常为一种特殊的寂寞所围绕，没有任何人分担我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是对某种不确定的魔影的心悸，可我一直处于忧虑中。”

“我从不后悔我的律师生涯，并坚定地为此追求成功。也许我的自身价值是按照男性需要构筑的，单身女性本来就是人生的遗憾，我所选择的生活模式，也许比白人单身妇女更糟糕。同时，我意识到缺乏个人生活，是对那些与我一样的女友们的残酷的掠夺。对我来说，个人生活的空缺现在还没有压倒我，但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一切可能正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大多数时间 我确实感到非常孤独、寂寞 我常常独自地分享、感受我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去把握它。某些人还不能够这样做。”

“前一个星期，我和一个朋友去一家电影院，随后单独回家，碰巧在大街上看到了霍夫，这并不是什么打击，但我立即激起了想要与某人共享生活之乐的冲动，不只是难以控制地想与某人打个电话，问讯一下他们是否在家，在忙碌工作，还是做什么别的，而且要与他在一间房子里生活。我到了家，拿出钥匙塞进锁里，走进了灰暗、空荡的公寓，静寂得可怕，不仅是一种黯然的压抑，而且是一种莫名的凄惶。”

“我现在开始仔细观察其他妇女，看她们怎样看待生活，她们在生活中做了些什么，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单身妇女为她们年龄渐老做准备，以求人生的安定。当她们日渐为生活的失衡而忧虑，渴望有一个孩子时，便把结婚放在首要位置。似乎确定有某种本能的东西驱动着妇女重视自我，至少在面对一个幼小的，尽管不是你带来的生命时，母爱情感的上升也能得到一种满足。在我姐姐那儿，我看到了这种感情，在其他妇女那儿我也目睹了这种情景。”

“我明白了妇女们的选择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境域，作为最完全意义上的职业生活，意味着没有个人生活，或即使不是永远的放弃，要在几年中放弃。你在人生中冒如此风险，将受到极度的伤害，你猛然间想折回头了。它毕竟是与我们的社会并存的风气，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解放的妇女，尽管所有的人都谈论着对现今的期待和时代的发展。”

如果你不得不在一个充实美满的个人生活与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活之间作选择，你将选择哪一个？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并不真正地了解她应当做什么，除了确实面对选择。我闯出了自己的职业天地，又成为它十

足的牺牲者。我将把选择个人生活放在职业生活之上，这绝对不含糊，虽然它将引起我一系列巨大的痛苦。我经历了如此艰辛的努力，使我自己成为一名职业妇女，第一流的律师，我有更多的东西要去学习，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放弃这些也真是忍痛割爱。它必将深深伤害我，但是我还是将放弃它们。”

她叫莉萍，29岁，股票经纪人。她坦率地承认，她现在正在严肃地物色丈夫，为此而寻找另一个职业，以便结婚，有一个象样的家庭。

“我正在和一位颇有魅力的男士约会。他30多岁，风度翩翩，言谈举止很有修养，并且是个成就显著的男人。我们曾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谈到了我们的工作，公司的业务。突然他告诉我，他期望一个比较传统型的时髦妇女作他的妻子，一个把他、他的需要、他的职业放在第一位的女人。”

“我不知道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打那以后，我再没有看见他。这件事使我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因为发生这种情景对我不是第一次而是有许许多多次。”

“当我和男人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像个打上印记的人。”莉萍说：“就像一个招人爱的小玩偶被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玩赏。你知道这些男人如何看我吗？‘难道她不可爱吗？她有值得骄傲的工作，有很多的钱，我为她而自豪’。这是我从他们的朋友那儿听到的他们对我的描述。尽管他们最终是用不同的方式向我表达他们的心情，我却苦于工作繁忙，不能给他们以更多的满足，也不会把全部兴致倾注于他们 我被看作太自私。”

“也许，我再也不会真正地理解这些。我知道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的。依赖性强，终日陪伴男人的女性典范，这是我母亲的道路。也许，我比我母亲曾经做过的更糟糕。我极想努力修补我的活动方式。如果与某个男人约会时，他要我选择某个饭店，我将

默默无言地摇摇头。一切苦楚都在无言之中。‘我在工作中要作决定的东西太多了，我厌倦透了。我是一个女人，你是一个男子汉，还是你来选择吧 到哪个饭店都行。’

“既然我总是被那些争强好胜、果断精明、善于言辞的男人所吸引，因而，我总是想像他们为我的风采所倾心。我有许多与其相似的品质，而且我是得意的成功者。但我的‘优越感’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我的内心惶恐之极，可我又从不打算去找个伴侣结婚。”

“我理解我内心的深深恐惧。正是我的成功和我的职业生涯将妨碍我去消除它。无论什么时候，对身居行政和管理职位的妇女所做的研究，总是荒谬地证明，不愿结婚，不要孩子的妇女占有很高的比例，而这些部门的男性全部结了婚。有的还不只一次。他们都有孩子，而妇女只能面对孤独。”

“这是如此的迷乱和不堪设想。我确实不理解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应该怎样去做？我不断地挣钱，在豪华的办公室，每天晚上工作得很迟 因为我没有其他生活 多么可怕的命运。”

为什么女性过于 重视男性的意见

“我花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女性。我所看到的情况倒不是她们受到的待遇或是她们为工作付出的个人生活的代价，也不是她们变成了怎样的女人，而是我无法处理她们之间的争斗，她们似乎毫无目标，因为她们都不得不以女性为手段进行工作，无休止地争斗便包含在其中。最后我觉得受够了，这样的工作不适合我，我辞了职。外出旅游两年，回来后着手经营我自己的业务。刚着手干时，有些害怕，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不知对付了多少困难，也不知抓住过多少机遇。我开始并没有接受过特殊培训，只不过是个文学士，曾经担任过代理人。我步入商界从未想到过我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确立几个合理的短期目标，然后努力去达到。那么多为了自身利益步入商界的妇女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得大规模地干，过多地

看重那些对她们指手划脚的男商人。他们怎么说，她们就怎么做，或者太注意那些嘲笑她们什么都不懂的男商人的话。那些男人也许多数也没胆量去试一下，然而，他们一想到妇女竟敢对他们犹豫不决、惧于涉足的事执意追求，他们就无法容忍。”

“令我高兴的是我有过在公司工作的经验，与别人合作几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但是那个公司的工作环境对男人们来说很不理想，对女人就更糟了。而且对想要生孩子的妇女来讲根本就不可能。我带着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做起自己的生意，的确非常艰苦，但因为是我自己的企业，我可以自己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我愿意，每天可将两个孩子带到办公室。妇女想要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就得开始寻找灵活性较大的职业，为自己寻找多样化的道路，豁出去，冒些风险 至少在最初几年内。”

但是专家们认为经济正在缓慢地从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妇女实际上站在了这场经济变革的最前列。

怀疑者会说，妇女在那些地方工作本身就缘由于一些“错误”，她们没有经过培训，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或被公司拒之于门外，或认为选择那样的工作会发挥她们的特长，舒适、灵活、能自己说了算，可以自我控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

从事类似工作的妇女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今后几十年内，她们在那些领域获得的财富将超出人们的想像。唯一的问题是妇女在服务领域里的成功并没有被人们重视，人们认为这种工作比起做母亲、带孩子的价值大不了多少 不受人尊敬、获益少 缺乏吸引力，没有权利。

这种种缺陷实际上全是男人们眼里的缺陷。正如俗话说：“男人的眼睛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妇女似乎不能设计或表现她们自身的价值——甚至在工作方面，也要由男人来评价女人的价值。

“请听我说，年轻的女士们，我当然不会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生孩子，生育孩子是妇女的工作。如果一位职业妇女决定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她的选择，她个人的问题，她可以继续工作或呆在家里。她怎么做，我都无所谓，但那个孩子可不是公司的业务，她可别想要我为其做些什么。别要我去为她找个收费低或免费的托儿所，因为我不愿这么做。我经营的是商业，不是托儿所，在她离职时，我还得付她一笔钱，这已经够糟糕的了，难道还让我提供保姆和婴儿看护费吗？那是决不可能的事。总之，我可以让别的不准备生孩子的人接替她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

他是一家公司的第二把手，公司女职员向日托问题使他血压升高。在夜总会里，当他用嘘声表示反对时，当他轻轻翻动两片嘴唇，两眼蔑视地眯成一条细缝并一次次地讥讽道“你们这些人”“像你这样的人”时，可以想像出他对女性的态度，数不清他有多少次使用了嘲弄式口吻。这种男人是有代表性的，是公司对待职业妇女态度的一个真实的体现。许多不同年龄的男性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也许曾表示雇佣妇女的政策不好，因为妇女要结婚。而现在他们会说：“结婚并不是问题，可是孩子怎么办呢？我们不能雇佣妇女正是因为她们要生孩子。”

男人真正要说的是公司不能在职业妇女身上投资，因为她一旦有了孩子，公司就白投资了。这种论点建立在一个错误前提的基础上，这个前提是，公司在男性雇员身上投资是值得的。

公司的经理们似乎认为他们雇佣一些 22 ~ 25 岁的年轻小伙子，就可以指望这些年轻人一直为他们效劳到退休，确保他们收回原来的投资。

其实从一般情理上说，事情的发展未必如此。不可能保证那么多的男性和女性都按照公司经理的意志行事。一个公司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受雇者遵守签订的合同。而大多数年轻小伙子在刚刚受雇的几年内不接受合同。

事实上，他们也许在他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呆上较短的一段时间，学会一些技术，获得一些工作经验，以此作为资本同另一家公司讨价还价，争得一份报酬更优厚的工作。尽可能快地变换工作单位，这是在事业上取得进展的最快方式之一，也是他们玩弄公司游戏顺着梯子向上爬的方式之一——这种游戏女人却不知如何玩。

事实上，一些职业妇女在公司里工作得相对时间要长些，或者基本上是在一家公司干下去。而有一些职业妇女会离去，不是因为她们要生育孩子，就是她们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 根据对 815 个双职工家庭情况的调查，87% 的刚刚做了母亲的妇女在 8 个月内重返工作。但重要的是在坐下讨论选择权、日托、弹性工作时间或工作分工等等问题前，人们必须首先分析公司结构和体制的运行，而不能被某些男人或女人牵着鼻子走向歧途；这些人的意思是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在他（她）们看来，所有公司的男职员，都会长期为公司效力，可以预见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稳定的。男性职员忠于公司，是公司发达兴旺的基本条件。

为什么绝大多数职业 女性的心理像坐跷跷板

实际问题是，“技术性”措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每个公司在一天早上都觉悟，决定采纳她们的想法，公司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它们将要为此解决许多异常艰巨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里对母亲的偏见在起作用——这种偏见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甚至是潜意识的。但是对“母亲身份”的偏见是对女性最顽固偏见的最后堡垒。它是女性可能被最后地、合法地，排斥在男人的职业世界之外的工具。它是一种手段，过去一直用来迫使妇女去做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根本就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就按我们的方式干，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采用 这就是男人的方式 唯一的方式。”妇女们也确实按照这种方式去干了，她们只能感谢机遇，而害怕向传统的观念挑战。妇女去做任何其他事都会招致这样的评论：“我明白我

们雇用了一个累赘，她们只想要孩子。”“她们是一种兆头不好的风险，前景不妙的投资，这并不是因为她们随随便便干得很差，而是因为她们要辞职去生孩子。”

除非妇女作出选择，对此采取一些办法，否则这种状况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合法化、制度化。

研究报告表明，在有大量妇女存在的公司里，非但不能减少性别歧视，反而会加强这种歧视。有人认为，当更多的妇女走上管理岗位以后，这种性别歧视的现象就会有所改变。这种说法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不仅是因为管理职位不可能由大量的妇女来承担，而且，身居管理职位的妇女常常是最坏的性别歧视者。一位妇女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故事，她在一家银行工作，她在公司里的工作是由一位女上司负责。她天真地以为，她的上司会同情她的问题，允许她停薪留职 6 个月，在家里照看她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这种先例，”女上司说，“在这个银行，妇女不能享受这种特权。你要么产假一结束就回来上班，要么就不要再来了。”这个妇女叙述这件事后，很快地平息了自己的愤怒情绪。虽然女上司没有同意她的要求，但她还是理解女上司的处境。女上司自己的职位和地位也是不稳固的，受到竞争的威胁，这个女上司的决定证明，她要在竞争中超过男性，她所负责的管理工作就不能出差错。这样，这位银行女职员按照要求，产假一结束就回来工作，她没有别的选择。

她讲的故事带有普遍性，它使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选择’、‘改变’、‘解放’等等的讨论听起来是那么空洞、虚假。

妇女在事业上的成功，一直没有接近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成功
.....

要从最近的关于妇女工作和就学情况的问答统计材料中，得出令人满意和欣慰的结论是困难的。拿这些统计作为衡量事情的尺度，在许多方面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特别是用来衡量妇女生活的